



夜读偶记

一缕心香慰往年

——读玉兰儿《有情月色》

| 布 谷 文 |

一

朋友有多种，我们是书友的那种，前些天在一起谈天，谈得最多的是玉兰的新书《有情月色》，书是共同的媒介，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。那天，玉兰在一旁煮方先生的“稽山瑞草”，汤色醇绵，书茶一味。

熟悉以后，习惯把“儿”字省掉了，“玉兰”似乎更顺口一些，好像朋友间打招呼，无意中会把姓氏省掉一样。文字就不能这样了，熟悉的文字，阅读显得更为重要，不但不能省去，还应该把阅读的视线，深入到文字的背面，以体现阅读的诚恳，对书友的诚恳，文字的背面，则往往闪烁着作者的机锋因缘。

二

愉悦轻快的阅读并非能够带来更多的思考，而容易流于一种浅显、甜熟的享受，这样的享受容易在阅读之中迷失自我。书写也一样，既要沉浸于经典之中，又潜行于阅读以远，挣脱过于依赖的自我束缚，书写似乎才是有意义的。《有情月色》中的文字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阅读与书写的新样本。

《山静·日长》，写的是萧白，在萧白故乡大兼溪，有清冽的溪水，还有起伏逶迤的群山，无论山和水，那么辽阔、空寂，是连绵的空山，源自于内心深处的感受，而“他的空山是见人的”。笔锋一转，“最难耐的寂寞是人声最噪喧的地方……只有和山水共存时，寂寞是一种享受、一种境界”。包袱揭开，笔触又回到了萧白先生的《山鸟集》中，其中的“文字肌理”丰富了对山对水以及精神生活的情怀。

在《拾梅酿春：读陈汉波先生新著〈化梅〉》一文中，作者把更多的笔墨化在了《化梅》以外，《化梅》以外的陈汉波先生“都是线条”，对于一个艺

术家来说，线条是思想的行止方向与脉络，并包含了“风动岸草”的气度，具有饱满的精神属性，通向远方并无止境，“老师是用金石气，扬草木心”，表述的是弟子对老师的默契，点出了《化梅》的灵魂，其中的“线条”，也给了弟子艺术活动包括阅读与书写更深的启迪与滋养……

在这样的文本中，阅读与书写并非是从属关系，是一种彼此信任、诚恳以待的平等关系，而引经据典，则是为了让读者绕过边缘地带，直接抵达核心区域以及彼岸胜地，使阅读变得更加丰腴并具有人文意味。

三

玉兰选择安妮宝贝的一句话作为“题记”，放在了《我读〈春宴〉》篇首，充满了书写者的机锋：“人若不选择在集体中花好月圆，便显得形迹可疑。我看到他们在文字中逐个消失于暗夜，心想结局必然。”我没有读过《春宴》，在读了玉兰的《我读〈春宴〉》后，发现自己像是一个探子，有点“形迹可疑”，当读到：“‘我’与信得间的肉体攀附，出离伦理与世俗，我断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场景。”竟显得有些得意，并沾沾自喜，觉得经验主义有时还是靠得住的。《春宴》的一条尾巴，使玉兰感受到了“一出无法言表的悲哀”。决绝的气概，看到了文字的锋刃与侠义。

经验来自于多年前曾经读过玉兰的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收在《有情月色》中，题目是《一枝枝叶春来赏》，当年，在这篇文章中读出了一种“带刀走江湖”的侠义气概，有这样一桩耿耿于怀的事，为的是胡兰成墓碑上竟雕刻了“幽兰”两字：“因张爱玲的关系，对胡兰成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唾弃，不懂得谁给他立了这样一块碑，他从哪

个层面看都不配用此两字吧？这真让我耿耿于怀。”玉兰在收入《有情月色》时，将这一段删去了，对照以后，觉得在意料之中，那是作者机敏之处，机锋暗敛，在文字中留出更多的空间，让读者去思考，气概不但不减反而更具张力，或许出于“不屑”，或许是为了有朝一日出其不意一剑封喉。

那是个有点奢侈的念头。

那个念头后来出现在了无锡古运河之滨的那条老街上，已是月落西山，“于焉浮杯”，笔锋是这样过去的：“我倒希望自己能和新龙门客栈的金镶玉一样能大碗喝酒，飞剑走刀。可惜平时滴酒不沾，只能罢了。”其实，刀剑划过，破绽是免不了的：“……在几箱啤酒的作用下，大家纷纷朗诵诗歌，在嘈杂的酒吧里，没有任何配乐，只有我们不再矜持而微醺的笑容，我鬼使神差地用英语朗诵了《越人歌》……”玉兰虚晃一枪，把破绽留给了自己。

《有情月色》里的文字，或多或少蕴含着这样一种侠的气概，其实，这是一种正义、正能量的人文体现，柔情衷肠……“狂风大雪算得了什么？我自向天笑英雄气概跃然纸上”。虽然是写在《拾梅酿春》一文中，可以说是玉兰的自我写照。这样一个骨子里有侠气的作者，写出这样的文字应该是水到渠成、意料之中的，女子带刀走江湖则可以更为悠远……

本书开端，陈汉波先生的序言写得到位，序的最后有诗一首：“笑是前身曾有约，书边不在在兰边。文章若用更何用？一缕心香慰往年。”诗意地点化了《有情月色》以及阅读与书写的因缘际会，似水流年，书剑和鸣……

《有情月色》，玉兰儿 著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，定价：42元



著书人语

诗歌让我守住内心的本真

| 张敏华 文 |

这是一个奇异的世界，充满着复杂而又难以释怀的情感。诗歌展现出人类隐秘的欲望和最微妙的情感：焦虑、惊恐、悲苦、庆幸、慰藉、温暖等等。在我看来，万物都是我的情感之源，我想做的，就是如何撕开眼前的迷障，找到激活我内心世界的语言，让诗歌蕴涵深情和智慧，让诗意在心灵的徘徊中“生长”。尽管人生经历了太多的困境和磨难，但对一个诗人来说，也许是一种命运的恩赐。

诗歌让诗人守住内心的本真。

我所有的努力，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去寻找“活着”的理由，而诗歌写作成为这种方式的一种可能：做一个对文字有理想的人，让文字和文字之间产生爱，并坦然接受这种爱对我的剥夺和赐予——爱支撑着诗人元气充沛的精神世界，维系着诗人内心恒定的信仰维度。

在我看来，诗人应当具有安静、笨拙、诚实、坚韧的性格，需要有一颗

仁慈之心来守护心中还残存的一点梦想，向世界传递出爱和悲悯。

这是诗人对自身处境的一种省察。人到中年，宿命感带给我更加强烈的生存焦虑：“我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我在做什么？”但我坚信，每个生命都不是无缘无故地来到这个尘世。

命有所属，心有所归，诗歌是我的立命之本。

在我看来，诗歌是对命运的一种感知，是对生存的一种宽恕，是对某次抗争的一种承担。

诗歌是一种光，即使微弱也能让我看到人类生存图景的某种变异，看到荒诞世界的某些真相。诗人不得不在诗歌中去面对分裂、冲突的精神镜像和怪诞、非理性的人生体验，并在这种“面对”中保持“缄默”。

诗歌让我融入这个时代，又让我干净地抽身而去。

《沉香荡》，张敏华 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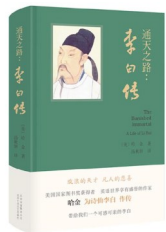
总有一些地方我到不了，总有一些事物我看不见，但这些地方和事物，因为诗歌，我能感觉到它们活生生的存在：就在我附近，甚至在我身上。

我对形而下的地理和事物，都存有深切的敬畏——对于我到达的地方和看见的事物，我努力让它们成为我“个人存在”的一个个坐标，即使在将来重读它们，仍然能领受到过往时光曾带给我的温情和质感，我一直觉得写诗是诗人“内心梦想”的一种抵达。

诗歌是诗人的另一种身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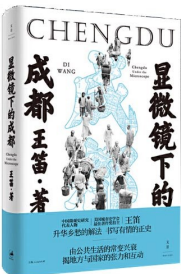
上架新书

《通天之路：李白传》
哈金著，汤秋妍译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45元



哈金用英文撰写的《通天之路：李白传》填补了英语世界李白传的空白。在书中，哈金以小说家的笔力，描摹盛唐时代饱满的生活细节，从食物、衣着到社会人际关系；以诗人的心灵，呈现诗仙李白曲折的心路历程：少年的昂扬，青年的狂放，中年的颓唐……

《显微镜下的成都》
王笛著
世纪文景·上海人民出版社 59.80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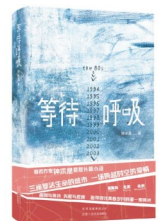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学家、中国微观史研究代表人物王笛教授30年作品精粹。全书以四川地区四个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现象：街头、茶馆、袍哥、麻将作为具体个案，通过多种资料，还原了四川，尤其是成都地区的日常生活记忆。

《蜀道难》
罗常培著
中华书局 28元



1941年5月，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、总务长郑天挺、中文系及师院国文系主任罗常培三人，先后从昆明飞重庆，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入蜀学术文化考察。作家罗常培将这一路的经历写成了具有日记性质的游记。

《等待呼吸》
钟求是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6元



他和她，两位中国留学生，在遥远的莫斯科相知相识，演绎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。作者钟求是，1964年出生，作品获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、《十月》文学奖、浙江省文学作品奖等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